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11 1929

~~Ch 23145/44 72-80~~

T 3195/44 72-80

v. 4

封邱縣志卷七

藝文



語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夫文藝誠末耳儻自器  
識出之詎不重耶上下千百載文章精微醇確無  
踰孔孟六經條暢芳潤則近代王楊韓柳諸人至  
載史之文則獨推遷固二家及左氏蓋其詳贍得  
體情理信確片言據要究極指歸有益實用匪直  
以其氣格高古文辭鞅宕已也明朝文盛窮工極  
變長兼數代人洞庭而戶包山幾於無罅無函矣  
夫士匪直以文顯然自古發抒性靈表章幽遐摹

古紀事勒金石不朽者匪文又無自顯封附中原  
文獻淵藪上應筆陣圖書邇來文運雖亦間值不  
偶然合新舊有王章記序傳說諸篇亦各自出其  
心性善敗舒慘淋漓簡冊用亦彙爲一帙附末聊  
以誌往蹟垂鑒後人云爾若夫擷英採藻炫博騁  
竒競以浮詞相尚無裨風教者則吳鍾燕函孰其  
貴茲

前志王言

敕封直隸保定府深澤縣知縣方正

正德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敕曰朝廷待士之恩莫重於褒錫人子報親之志莫

切於顯揚顧惟民牧之良具有嚴慈之慶肆加寵命  
實倍倫常爾方正乃直隸保定府祁州深澤縣知縣  
德懋之父 園晦跡詩禮傳家教于嚴明茂著花封  
之績居家壽考遂沾祿養之榮庸按彝章特頒寵渥  
茲用封爾爲文林郎直隸保定府祁州深澤縣知縣  
肇膺冠服之華益享康寧之福

敕命直隸保定府深澤縣知縣方德懋

正德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敕曰親民之政明揚每藉於旌書錫命之榮褒寵兼  
資於考績蓋法有定制而恩自特施惟報功於一人  
實示勸於百辟爾直隸保定府祁州深澤縣知縣方

德懋論秀鄉闈分符劇縣操持清慎志克篤於奉公  
撫字勤勞心實虔於恤下歷年歲久著績良多最考  
既書渥恩宜布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  
牧民必先於獲上已徵名績之良善始尤貴乎保終  
庶竭猷爲之益勉遵予訓以俟登崇欽哉

誥封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陳同

嘉靖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制曰朕肇舉

大儀恪修

宗祀獲休享於

郊廟均霈澤於寰區顧茲郎署之選宜燕神澄之祿

爾封承德郎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陳同乃南京

部浙江清吏司郎中俎之父積德有聞純行不爽世

守清白之訓敬承黽勉之旨觀爾嗣抗宗振美爲國

仁賢自非爾厚積善教何以致此茲特加封爲奉政

大夫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祗沐國恩益隆家

慶誥命南京戶部清吏司郎中歷陞山西按察司兵

備副使陳俎

嘉靖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制曰大司徒職掌財賦國計攸關置屬分曹南北均

重自非端人不以任使爾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郎

中陳俎學務時敏志克慎修往歲獻計大廷首典財

賦朕見爾精白乃心平施稱物簡更銓部俾領功曹  
既以朴直忤時黜倅列郡踐馱浸久聲問聿彰是用  
召還郎署更踐舊都明刑理財具有成績朕甚嘉之  
茲以  
大饗覃恩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尚勵初忠  
以圖後效欽哉

誥贈密雲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邊鴻

萬歷三  
十年正

月二十  
五日

制曰良士之興百年慶餘菑構大夫之祭三廟義率  
本原故嘉纘武之賢必表貽謀之烈爾原任直隸大

平府蕪湖縣典史邊鴻乃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  
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有猷之祖父坦坦  
幽人孳孳善士彈冠佐幕聊爲枳棘之棲投紱還山  
遂出樊籠之外惟賢者之有後信天道之福謙鬱起  
聞孫爲予國幹茲特贈爾爲中大夫整飭密雲等處  
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龍光載  
賁於九泉鴻號綿輝於百祉

誥贈密雲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邊實

萬歷三  
十年正

月二十  
五日

曰人臣體國資事父以事君王制尊親寓教忠於

教孝不昭慶緒用錫洪綸爾原任直隸真定府定州  
行唐縣儒學教諭屢贈中憲大夫直隸常州府知府  
邊貢乃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  
兼按察司僉事有猷之父端貞誼士博雅名儒梁苑  
彪才箕山振鐸談經折角真學者之師醫指動心亦  
古人之孝蹤潛蔣徑教篤鯉庭義以子而事君福自  
身而貽後茲特贈爾爲中大夫整飭密雲等處兵備  
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箕裘緒衍於  
百年泉壤光贈於二命

詔命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

按察司僉事歷陞布政司右布政亦太僕寺卿遂在

職萬歷三十年丁  
月二十五日

制曰朕四顧京甸首切木根重念漁陽防殷肘腋茲

簡旬宣之吏必其竝敏之才寄以奠安豈無蕃錫爾

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

司僉事邊有猷清標亮節雅度宏猷筮仕民封化已

宣於駟雉洊更郎署譽益著於祝鳩三守名邦一持

素節爰自郡而遷臬復由霸以移檀察吏安民就畀

以保釐之任簡兵謀帥因兼之鎖鑰之權兵刑之脉

絡相通臺府之威稜益壯而爾廉威並著明動相資

寬於軍民以爲必得其心然後緩急可用峻於將吏以爲必行其法然後臂指能隨爾慮甚周朕心滋悅茲特以覃恩晉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嗚呼檀山北峙折衝允賴乎金城黍谷東環保愛尤資於玉律爾尚謹郊圻之申畫先戶牖之綢繆養兵要在於養民治外莫先於治內勉思爾職簡在朕心欽哉

碑記

重建城隍廟記

邑人高崇漢知縣

宏治甲寅夏棗陽袁侯仕奉

命來知茲土時適淋雨傷禾侯爲民憂禱於城隍

以後有禱即應侯視廟入頽敝乃請

左右曰似此何以揭虔而妥靈宜求德望素服人者

董營建事爲吾新之僉曰必得其人非劉氏鐸不可

劉嘗修學宮功績者可驗侯遂命之劉即慨然與同

志劉和數鄉耆民各捐已資若干繕更募邑中尚義

者充之選材鳩工事經始於宏治丁巳之春落成於

戊午之秋後寢四楹前殿八楹移道院於乾建子孫

祠於震夾以廊廡隸以門宇繚以垣墻內而尚像莊

嚴侍從崢嶸可畏是以廟貌煥然改觀入者森然起

敬足以爲安神之所侯考成卽許爲記以旌之未幾

朝廷以風憲見徵遂去邑宦遊致仕者馮傑樊隆等  
恐其久而失紀借來徵予文以紀其事予惟城隍之  
設肇於易坎王公設險保國之義然天下建祠崇祀  
未詳所載旁考江州城隍俗以漢潁陰侯配祀吳章  
廬遂疑廟之立爲棲配食者之靈殊於義未安秦馮  
向見夢於漢高稱奉天帝命領知城隍陰事世說廟  
祀自漢始於義亦未敢信惟陸放翁謂唐以來郡邑  
皆祀城隍禮不必拘於古但求之於義合者悉可舉  
也於義始得之是知城隍以義起審矣封城屢脫兵  
火之災正德辛未劉賊攻圍三次而此邑畧不爲之

城固雖邑侯張守邑博張瀚殿禦有方實惟明神  
呵護保障之功也書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神其  
大患禦大災與所謂元祀之典無愧其建祠崇祀祀  
請不關風教無益生民濫受廟祀者相去不遠甚耶  
劉君爲神圖新其廟致政爲劉之意爲之請記皆義  
所當載者也予因是採摭所述之梗槩遂組序爲古  
歸鐫諸石以垂不朽

重修城隍廟記

邑人李曰敬 通判

嘗考易有萃渙之文書載咸秩之訓古昔聖王總一  
海內統理人群大都他務未遑而祀事則先立焉所



以報神功祈鴻休欲以永捍生民意甚厚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六合萬靈畢佑是以輦轂所過  
首稱藩岷壘不逞者悉膏蕭斧矣其間神跡顯著者  
俱敕有司重建祠宇爵以執圭徽號烜赫崇奉逾  
百齡至於成陞之神累代相沿在祀典與社稷將所  
以冥贊有司而同福斯民者也廟制在邑之中規模  
頗深邃廊廡樓寢近皆新燦其英爽威靈翊民淳  
之功累有徵驗昭報熾惡捷於影響民有欲請京請  
封者會有異同弗果乃正殿屋材歲久未修瓦縫  
張鴟尾傾邪榦彩脫落殊不恢觀望前任邑侯

欲起而新之捐俸金以爲鄉人倡繼而以前縣  
去逮我侯張公下車亦出粟穀爲師匠費鄉民張南  
陳相等承二公意鳩衆出會積銀數百緡即日撤去  
腐壞欲易以琉璃乃擲筊而請於神得卜惟是器言  
再卜如之始知用瓦器制也正直聰明神理莫爽南  
是旣甍丹雘之屬悉爲區辨務歸精好興工於萬  
辛巳暮春落成於壬午春三月暈飛錦錯釘頭  
視昔耀然張侯樂觀厥成復額之日冥司靈應飭以  
金碧君真有見哉且祭法以禦災捍患爲重乎不願  
民多凌鬻焉用祀爲邇來五穀頗登歿扎靡作施

不鳴謂非神賜不可蓋哉此舉所以妥神靈肅家  
一酌德報功於無盡使四境寧謐疆場永固實諸祀典  
雖易書所稱何以加焉

重修城隍廟記

邑人萬泰 國子監監丞

順治甲午歲古越余公諱縉奉

命來知封時神馬決口未塞黃流北注封城久爲澤國  
城隍祠亦圯巨浸間公僑居村舍者五載今始水落  
平公入邑視事旋念曰邑有

與祀中奉

神祠往歲時伏臘無論薦紳鄉社賸牲陳帛於下

集鱗次在壇壝南則配享風雲雷雨與夫境內山川  
北則王祀邑厲蓋從來久遠所以答理陰庇陽保障  
四履之績者也今吏廳事漸葺俾

神歆止靡地何以妥靈貺致隲佑乎乃他務未遑先集  
材鳩工建

神宇三楹高廠軒聳較前肅觀廊廡重門階祀垣壁次  
第告成春秋薦馨有地矣邑士民間新祠落成各欣  
躍晉瓣香且共囑愚紀歲月巔末愚聞昔有令車  
之邑值塗中復有令亦之邑相與言囑令曰煩爲我  
營宇解行將至邑忽不見次謁群廟見城隍祠殿甚



州牧皆元人也縣城中西衢北舊有廟乃閭邑人士  
所奉祀者明初圭璧庚乙不絕先是來蒞茲邑者及  
邑士大夫人民頌靈忠義廟有壞輒構雕甍闔角突  
瓦封印複道逶迤望之嵯峨香浮霧霽較別祠頗覺  
巖邃正德歲劉賊犯關城城中人及賊衆往往見有  
赭面長鬚者飛躡城堞上往來却射城中者舊相傳  
至今蓋靈負忠勇正直之氣歷千百載不磨護國庇  
民有若此者竊念關王古正祀不在淫祠之列觀往  
牒當年佐漢興劉始末見其忠促日月義折金石力  
挽鍾鼎威留華夏不可殫述矣且是顯赫靈應晶萬

代如一息保全一邑生靈卽與社稷並祀不朽  
奈歲久殿宇傾脫震風凌雨幾失悌懽丁酉歲邑  
人士計劃煖修葺而任之藩尤以操觚暇分使集材  
鳩工課役經秋用告成雷震之碎竄者易之榭軒之  
破漏者補之構櫺之蝨腐者植之丹髹之剝落者飭  
之廟貌煥然一新茲地也近瀦水堞墉有重欄畫闥  
在前及左右緝殿綬廻畫廊高咏迂立遠視而望幸  
焉盤盤乎囿困乎有抱勢鈎心之勢視昔頽圯規模  
不翅十倍且夫法座禪宮霧列神州者千簷萬落弗  
可勝紀非有所覲焉而祀則有所禳焉而祀又不然

則有所惑焉而祀若以圖形明室者而謂酷烈於漢  
動誰則知之又以爲誦美欽崇靡邀於前而庇民捍  
患永需於後又誰則信之哉靈忠義茲記未悉載然  
已暉曬兩間彪炳史冊洞屬人耳目無待愚曉曉且  
愚止述建立重修至意卽邇來請禱靈應迺福灑災  
確乎不爽亦惟是薦以馨而舉以義神斯格耳苟舍  
民義而徼瀆以非禮則非立廟之本意也

重建關王廟記

邑人李日敬

通判

王蒲東解郡常平里人生於漢末父雍爲招募使王  
其仲赤赤貌修髯勇智絕人抱忠義有國士風於亂

從戎結義百平巨盜恢復漢室

大業其英爽威靈歷數千禩赫然如王在日

之正氣蟠結宇宙間無窮已俾後世含血戴髮冠帶

草茅之鄉靡不構堂而崇祀之蓋慕王之義亦無窮

也逮明太祖開天拓宇百神效靈教有司遍建

以答幽覬自都城及郡縣而下王之祠殆徧焉

舊有王祠一所乃宏正以前所創者在邑之西門

北數步南向巋然高敞神像瑰偉介冑若生兩壁

王歷履勲績是一備觀邑中或有冤抑昇王行

之已而果爲昭雪應若桴鼓嘉靖中邑民建樂

所北向以容俳優鼓譟非制也且前門狹小與廟  
稱久之俱傾圮墻垣亦廢人畜雜沓至屠販往來  
貽不潔甚非邑人崇奉意萬歷辛巳歲予慨然約一  
二同志若鄉官邊君實等暨坊間好義者數十人每  
月二會貯錢以需其用至壬午積鏹若干緡僉日可  
以興矣乃拉木於河買磚瓦灰料等件於時工費頗  
鉅計用不足衆又各出錢若干緡鄉夫有願出財者  
聽由是鼓舞趨事而落成有日矣乃先新厥椽換之  
幽理又慮門隘弗容王車從樓前遮王觀望似其高  
開重門之意令四圍先築牆皆丈許以杜遊踐遂

前門爲四楹飾以丹青撤樓材爲二門亦四楹內塑  
神駿二匹控馬卒四俱飾以金碧欄以木柵前厦累  
恩甬道將次第而新之曩嘗爲文以告垂成興工完  
當有碑記夫亘古至今光岳萃止上應四七之數下  
乘五百之運其間元戎碩輔勒鼎鐘而銘旂常者世  
豈少哉而後世崇奉不如王感慕不如王或炳燿一  
時卽湮沒身後况能永垂祀典遍及宇內耶此何以  
故大都俯仰滑中渝心易志生不懷金石亡不作兩  
露孰有如王之翊運庇民數千禩如一日者哉徧宇  
內而祀之亦以見正氣之孚人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包修磚城記

邑人邊有猷

布政加太僕卿

封邑形勝負山帶河地界交豫南北間在黃池封阜北古蟲牢地連衛之衝乃汴之咽喉也舊惟土城一座周圍約六七里高弗盈丈規制隘甚正德歲道賊劉六劉七等猖獗直擣茲邑全城幾被屠掠賴大叅秦公及邑侯張公極力扞拒賊環城攻數日不克且多被射傷者賊流言再至邱屠封已果三至而封設備倍堅時又有兵備陳公指授方畧賊不敢復近不惟封民賴以全活汴省實倚為保障噫向微三公之力又無可恃之險且幾無封矣封民構祠祀之垂去

十年談者徃徃追思不置近我侯李公以東魯俊杰早掇巍科來牧茲邑整剔百務秉鑑嚴明境內肅然政績足紀者多矣至隆慶壬申春暇登城闕視見其傾圮墮落泣然嘆曰此城雖屢經補葺弗獲完固守土之臣當思捍衛封疆且大河經邑之南全邑生靈守此數尺滑墟封邱如坐陷穽豈不殆哉乃堅意包修遂捐俸若干易磚灰木石肇起厥功除徵稅廩羨外民間願出金助役者二百餘家兼多方設處以藉其用時群議紛起侯慨然曰愚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吾為女曹建數百年不拔之基功成匪細雖

怨謗弗恤也卽當道者始嫌之終亦卒從其請兩月  
自南迤北城三面砌成工約及六分而止時維孟夏  
恐妨民務故止至八月初旬乃復築落成於季秋九  
月前後未及半歲大工立就封之民無知愚賢不肖  
皆感誦而詞詠之僉曰張侯秦公守城功在一時尚  
皆銘勒不朽我侯創不世之勲功垂千載後人永賴  
之可無一言以識我侯豐績耶是役也所謂一勞永  
逸雖一時物力少絀而終獲完固故民始築猶有難  
色迨垂成則自爲毀垣撤壁以佐之願觀厥成功使  
子子孫孫受庇無涯也侯之功化若此良可頌已頌

曰高牙大纛可以威民而不可以懷民黃閣紫殿可  
以臨民而不可以覆民豈若金城之固可以捍民之  
艱而壯國之元氣也哉維明疆域畫野分州設險守  
國以防鼠偷凌弱暴寡肉食是憂銓我賢牧來蒞平  
邱衛國庇民籌畧萬端高城巖石滂若雲烟工成五  
月四維盤山金根鏐角翠頂碧腹桂氣蔥籠下有淵  
谷岡巒齒列刀鋸岩岩勅敵膽寒勢壓山川功維伊  
何我侯之艱障河禦寇需此萬年萬年紀蹟人誦家

傳

儒學建尊經閣記

邑人賈謙吉 序



今士大夫無不從經中陶鎔出皆知尊經矣抑知經之所以尊乎夫經心也經之用及於天下後世能使  
人作忠作孝砥廉而礪節則經固不尊與然而忠孝  
廉節道有未盡豈經有時不尊耶毋亦尊經而不求  
諸心因不見古人之心以致作用舛駁耶嗟嗟亦難  
言矣思昔古人欲範天下於忠孝廉節中卽匹夫匹  
婦少淪匪彛所不忍焉又慮天下後世或無藉興起  
於是因心而設之教而心有不繼則或湮焉不傳而  
顛矇之夫又不能自識真心以砥行於粹白因創爲  
中篋而命之曰經故夫六經之文古聖賢之精蘊在

焉古聖賢之心與千萬世之心一以心讀經而  
其精蘊尊心固所以尊經也古聖賢往不可留而留  
之經古聖賢心不可見而見之經嗚呼經可易尊乎  
哉孔子曰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孟子曰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子思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  
也嗚呼此忠孝廉節之極思而尊經之妙用也不然  
而襲爲劉輪彫蟲之技元黃月露之文皓首窮經而  
不知經之用徒爾吟誦糟粕剽竊鞏帙甚者諛詭幻  
恠吐奧譚元標已見而謬聖人於經文大義漠然不

知何物其父兄所訓師友所教竊以爲非是莫能爲  
舉子捷徑一旦徼中有司之求驟陟通顯縱詭飾奸  
僞學欺世愚者徃徃效之不知與古人背馳遠矣故  
兵諫立碎歸俘遊叩者接踵並興是豈不知尊經耶  
抑尊經者據華遺實用汨厥心尊焉而未知所以尊  
耶嗚呼敝也久矣反經合道當自今日始封印古黃  
池地學所從來遠諸士子群遊於學者其才情多遵  
孔孟家法顧恐人世之習溺焉而奪其志或亦拾糟  
粕而離真精未知尊經於心致經之用晦也茲者封  
邑令王君捐俸修學庀財集工建尊經閣且囑愚竊發

明所以尊經之旨異日諸士子譚經立會其中登臨  
瞻眺人人鼓舞若有以發揮其性靈謝僞學之紛云  
茹純古之熒懿則忠臣孝子節義禮讓之士直且  
遇之得無小補乎是閣也經始於萬歷丙申八月  
成於六月既望高六丈有四尺廣如之欄阿軒  
宇峻絕亦一邑之大觀云

置學田記

邑人邊之靖舉人

邑有學奚學學道也學有士奚事尚志也學道則不  
憂貧尚志則不欲取非其有則學又奚以田爲田又  
奚以學爲嗚呼鬻販傭工士不可兼而惟農則可兼

賔祭醮殮士無所需而田則其所需以故夫子適齊  
富之教之而子產治鄭植焉誨焉泊今千百世獨  
稱耕讀二字競以爲美噫學惡可以無田田又惡可  
以無記也此邑侯翔滇張公記學田意也而匪止此  
也周禮司徒掌建土地畿疆因五物而施十有二教  
三德六行一甸井牧祗庸孝友師保氏職實互成士  
農亦非截然分而爲二如涅素燔淳之異處者且士  
方求志蓬華游心道德之場馳志仁義之圃胸羅  
有目無千駟乃域域苦貧估嗶無他技術拮据  
問能無妨學業乎公一日頗領謂學三師日本

有學田歲租籍之督學使者士有緩急必以上請乃  
獲申郵往來旬月士方在涸輒中而乃邀西注水以  
活之寧有禪乎乃出俸金置學田二頃皆膏沃也田  
在城之東北二十五里柳固社區凡五其所易地爲  
鄉民王正色地租歲入可百石貧士一切脯修牲獻  
饗殮羔雁之需不時取給尤簡其力斃於行破額給  
之養其耻廉且囑兩學博公其資予防其侵牟嘗與  
二三僚友自矢卽以桔槔小澗必欲士子沾漑實惠  
勿徒賣名聞之於上且使嚮其利者德已也蓋公銅  
鏹世家幼負節氣脫穎黌宮舉尚書登第視篆吾封

乃翁沉酣墳典樂賑好施公實味世烈咀清芬濡膏  
渥所在沈肌洽髓云公減賦輕徭申冤抑釐垢弊黜  
奸黨諸政績非於學於田者茲記未載唯是辛亥歲  
嘗貸民田牛種起瘠羸貧民獲嘉粟又於河墘沙岸  
躬履隴畝勸課折除稅無虛徵民無曠土茲復課文  
學校大賚善人恢宏志士之氣挺皎拔俗之標在醜  
不爭絕跡千里固人所自振厲養之不自上始哉今  
夫一郡風俗視士士之廉貪視養茲田也固欲以石  
儲之積維士一綫之良尤欲士以艱貞之養維齊民  
禮義廉耻於不滅也士其最哉蓋嘗論之廣輪墳衍

盡連鑣結駟之儔負薪衣鶉則大冠縫掖之侶乃人  
所貴實在此不在彼士守巖一介識取萬鍾其所處  
以爲嘗亦在此不在彼此又奚足囿多士整公績哉  
公今方執醕禮耆舊豎坊表贈俎豆繕幕壇表忠貞  
淳化殷流滄海一粟一公餘澤所波及耳嗟是錙積  
寸膏必令士沾實惠謀之必盡籌之實遠令誦法孔  
孟者得壹意道術專力問學處則幽貞達不變塞此  
之培養篤育不大有造於封士也耶邇於是乎記

建荆隆口河濱神祠記

南昌張元禎  
翰林侍讀

黃河下三門孟津而東雖遷徙不常大抵北淤極則

寢走而南南淤極復寢走而北一勢之必然而不可  
強者一水地以須其定固古人上策然國家運渠國計  
殊急不容於有所須則夫疏塞隄防之所以備一隅  
而濟一時者亦奚可緩哉勢未底於極人衆亦能勝  
天苟推諉以固然而弗之理如國用何如民命何文  
山謂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人子無不下藥之理君  
上之視民自當亦然河流寢南自季周以來以矣乃  
今勢又將北宏治二年秋原武被決醜流爲三不循  
故道漫衍四出河南山東兩畿俱罹其患運渠可虞  
天子震惕南京戶部左侍郎昆陵白公昂卿命往治  
旣築堤北岸導之南復穿爲縷水門甚多越一載告  
成未幾復決楊家荆隆等口東瀉運渠如建瓴然安  
平隄告急再命浙江左布政使華容劉公大夏陞爲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繼其任河南按察司僉事濟  
南張君龜先以陳公檄預其事至是公復召與謀而  
善遂薦改布政司叅議以專其職於河循之道河上  
下千餘里具悉利害謂黃陵崗安平隄上流且土震  
堅實茲不塞安平隄卒難保全孫家渡口又黃陵崗  
上流茲不疏浚分殺水勢黃陵崗卒難收功疏上詔  
可功未訖而安平堤決矣七年糧運愆期特詔大臣

閔西李公興平江伯合沈陳公銳督視其役至則一  
循公畫李公分治安平陳公分治黃陵而公分治  
一家渡口八年春三月復以黃陵上流爲荆隆及湯家  
等六口欲黃陵收功此口亦不宜不塞第土性惡脆  
洪流湍急恐難爲力耳叅議請分萬夫麻萬斤薪芻  
十萬束往塞之三公從其言正月十一日興王至以  
繼日裁浹旬六口皆入黃陵岡功以次成三公請於  
朝敕建昭應龍王廟於黃陵命有司歲時致祭叅議  
書進秩副使鄉民父老又念以荆隆口之速非  
神明默佑不能亦勅祠三並祀於荆隆口之南

來屬禎爲記於以著三公協謀深副九重重托憲副  
君贊化才力特優皆由皇上一德格

天百神效靈之所致實鴻圖萬萬年之徵也禎濫等詞  
林職兼紀述不可辭遂誌此云

築護城堤記

棗陽袁仕 知縣

封邱縣築堤一週以衛城郭蓋予受牧民之命下車  
蒞政之初障禦河患冀免當途議遷改城邑之役也  
始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吞汴沁河奔衝放溢墊溺之  
害浸及城邑六年夏大霖雨黃河滔天橫溢四出決  
大潭口由九家而東決韓家墳由荆隆口而下又決

楊家口毋寺口併流北注吾邑田野盡爲水潭城郭  
官民幾盡蕩沒邑庠生黃霖以義倡衆築土障水俱  
以幸免巡撫河南副都御史姑蘇徐公聞而憂之議  
遷城遠害用全民命藩臬諸司僉以爲宜移檄右叅  
政曹州王公來議遷城至則召邑中官胥父老諭以  
遷改事宜又詢及邑北城名小城高阜可遷躬相原  
隰經畫區處規治宛然作圖貼說用復遷議當途者  
又以勞費旣舉會計攸先區處間適歲七年拾月初  
九日予始知邑事值茲災害不遑寧處勞瘁於躬憂  
形於色竊以民已疲矣容敢復勞財已竭矣容敢復

贖且安土重遷自古爲然夙夜圖謀爰咨於衆金龍  
口堤可與漕河共圖周城之堤衛民亦宜悉築其爲  
勞也小其爲費也省其救害也速持此事宜冒昧爲  
當途者言之遷城之議姑置之矣八年春正月初八  
日藩司少叅濟南張公應漕檄公治上源督兵民萬  
人塞口予獲從事戮力其間且災變已極人力用盡  
天意方回旬日之間決口畢塞河溢之害於是少息  
邑之田野盡獲耕藝是年夏大熟城郭官亭民舍亦  
存其半築堤之役毋容緩也予集邑之衆用與圖曰  
築遷爲役出此入彼勞費殆相什百萬焉民咸利

之歡聲雷動畚鍤雲集環城築之三旬而適以步計  
二千有奇厚以尺計三十有五高與厚計寔相稱之  
僅足防害以農奪役九年春正月復請於巡撫河南  
右副都御史盱眙陳公以二千人繼築選舉邑判簿  
岍源楊君昭醫學訓科邑人王朝用分領督之於三  
旬之內高厚兼倍築役既畢責以夾堤內外雜植稅  
柳萬計俱有成效城郭官民可保無虞遷改之議息  
矣邑丞古完李君麒蠶吾劉君景判簿臨邑張君彪  
同寅協恭同佐邑政詢及事始借相謂予曰際此害  
可保全厥土事工在時信不可誣執事志同爲民不

永聞知苟無一言爲記以告後之繼者則後先何以  
相望欲其事工常存而不壞庸可得乎予重諸君之  
誼爲爲民之舉故不嫌於僭用記厥始并識歲月云  
且繫之以詩曰河源西域邈莫能遡奔趨萬里入於  
中國衆流會流厥勢乃大自古及今咸以爲害徙則  
障之決則築之經之營之人其圖之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苞桑之戒永爲龜鑑厚我元元培植本根庶幾  
有濟實予之心

荆隆口塞河功成勒石記

洛陽劉健

大學士

宏治二十一年河從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詳





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黃河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功爲最難故旣塞之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千二百萬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百有奇鉄生熟以斤計一萬九百有奇麻以斤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功以宏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臣與

等遂具功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特易張秋鎮名爲安平賜臣興祿米歲二十四石加臣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臣大夏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進秩增俸有差仍從臣興等請於塞口各賜額立廟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黃陵岡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院儒臣各以功完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徒以次撰勒黃陵岡臣惟前代於河之決而塞之若漢瓠子宋澶濮曹濟之間皆積久而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諸口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濶奔放若不可爲而築塞之功顧未

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天子  
至德格天水靈效職及宸斷之明委任之專豈能成  
功若是速哉臣職在文字觀其事誠不可以無紀乃  
謹摭其事撰次如石且繫之以詩曰中州之水河其  
最大龍門砥柱猶未爲害太行既北平壤是趨奔放  
潰決遂無寧區與稽前代築修屢起瓠子宣房實肇  
其始皇明啓運亦屢有聞安平黃陵奏決紛紜壞我  
民廬損我運道帝心憂之成功欲蚤乃命憲臣乃宏  
廟謨諄諄戒論冀效勤劬功不且上復遣近侍繼以  
勲臣偕同徃治三臣協力兼采群謀晝夜焦勞罔或

暫休既分別支以殺其勢遂遏洪流永堅其閘水  
故道河患斯平運渠無損舟楫通行工畢來聞帝心  
嘉悅加祿與官恩典昭赫惟此大役不日告成咸招  
之由天子聖明天子聖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萬靈  
咸附殊方異域靡不來王以漕以貢億世無疆

利國保民叅議張公祠記

南陽焦芳

待讀學士

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北過汴城奪沁達徐不能止放  
溢肆出壞官亭民舍沿河郡邑胥罹其害而封印尤  
慘當道有遷城之議既而決金龍口壞黃陵罔下突  
安平運河趨海之勢益急六年上命大臣修治蹟未

底成復簡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治之公  
行河至歸德時僉憲張君用和分司其地公召而問  
曰河勢既北塞之否乎用和曰不塞則無運河無窮  
之害隨之公曰河水勁悍能塞否乎用和曰此時可  
塞過此則不能矣公曰或欲引江淮之舟入徐口無  
于家店陸運至衛以達潞河可乎用和曰陸運勞民  
且不能久公曰何謂曰兩河勢敵若可行矣異時決  
河既通故道必塞徐口絕流不能行也公曰塞而無  
成將若之何用和指其地曰此地生靈爲張許耗盡  
百世之下人無間言是而已矣君子惟是之圖然

其於公也公善之至中都封章薦用和爲布政司  
議巡按御史豐城涂公闡而是之亦封章繼上  
遂進秩叅議專領修河七年春正月公駐黃陵  
賈魯河導水出糧盡口還河及塞決河斷水東至金  
議塞口當下百步以避河暴用和曰水既下不能  
矣不如塞口便公兩可之因分上下二埽濶入  
萬名用和領之下埽濶十六丈夫七萬名叅  
廷壁都指揮王君果領之夏四月六日上埽先  
埽亦合水入賈魯河至糧盡口爲大河所厄逆  
湧一埽悉棄未幾安平運河亦決漕輓不到天子

之又命太監關西李公平江伯合肥陳公督治三  
同心協謀相與議曰黃陵岡爲安平土源金龍  
黃陵岡潰決之處金龍口不塞黃陵岡卒難收功  
以金龍口切邇洪流難之用和曰拔本塞源古人確  
論縱不成功亦足以節奔衝之勢請分萬夫往塞之  
三公壯其言復以都指揮劉君勝輔之用和酌水勢  
淺深擇地脉浮實分遣官夫於八年正月十一日興  
工萬手齊作日力不足繼之以火至二十一日決百  
塞排水還河以丈計者四百六十四黃陵岡塞決河  
日台成漕運通利民患永除又請於三公東起儀封

不塞四抵封邱于家店築長堤二百餘里以制河  
流橫溢之勢封邱城郭民田皆在隄防之內實一時  
之奇功也三公還朝奏功用和進秩憲副復降璽書  
付以保固河防重託且有才識優長之褒用和奉職  
兢兢建行祠於金龍口之涯分處官夫於長堤之  
爲固守之計尤慮水出于家店西爲封邱之害  
陽武口起築堤九十餘里東接于家店堤通加幫修  
濶十餘丈夾堤雜植柳榆各數行日夜經營六年  
茲隄防如山榆柳成林水無泛溢民保厥居用和之  
功其大矣巡撫大臣上其功於朝將有銀臺之擢

用和乃以母喪去位兩河之民如喪慈母號泣攀  
而不可得封邱致仕王安等率耆老小民偕縣令三  
君告曰曩者張公未來河水橫溢吾邑城郭盡爲水  
澤官民幾爲魚鱉困苦萬狀邇來橫溢不能侵城郭  
不必遷化水澤爲沃壤易災害爲衽席安居粒食伊  
誰之功禮曰有功於民則祀之明府圖諸袁君慨然  
喜曰是吾志也於是相率官屬及好義之士各捐俸  
資召匠集材於行祠右方築土爲臺建祠於上前設  
門以通往來左右建轉廊以處守者以楹計之一  
封大中肖公像時復瞻敬因題其祠曰利國保

袁君以予有鄰封之雅走書敘記予惟用和排障洪  
流利國保民功垂函夏固不可誣封邱之民立祠肖  
像以識不忘實天理之不泯者袁君乃能因民心而  
倡率之其亦不没人善者歟皆可書也用和名龜山  
東歷城人登成化己未進士歟歷中外事功之著遺  
惠之多固不止此此特其大者耳世嘗謂民心至愚  
而神豈不然耶

平其河南秦政秦公生祠記  
西蜀劉武臣

君子籌天下之務至於兵類皆難之乃若舉偏師以  
加勅敵焉又其難之難者也斯而奚濟事機乎惟其

先正後固焉耳先之不正則聞敵而怯怯則走後之  
不固則見敵而潰潰則敗正之乎其先者忠也固之  
乎其後者才也然後機事可濟而獲立大功此易之  
師貞所以爲君子行師之律令也河南左叅政秦公  
早歲以甲科歷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吏禮兩部調  
公行業宜總風教交薦於朝出爲河南按察副使董  
學政用陶鑄士類晉前秩正德辛未巡撫河南右副  
都御史鄧庠屬公守大梁道先是巨盜劉六等起畿  
內流劫山東時遊瑾虐熯之餘軍疲民困賊緣此蕩  
然長驅恣意屠戮郡縣左不能支至有開門延敵者

遂蔓延河北頃之渡河而南破鄆城進薄信陽都指  
揮馬振戰不克死之賊席勝而驕所過俱被蹂躪遠  
近騷動鄧公以聞上命叅將宋振率師禦之以戶部  
郎中董旭督軍餉四月秦公往延津閱戎務且伺賊  
情得謀者言劉六等黨盜魁楊虎者自山東敗走分  
道掠魚臺金鄉而西公惡以職書白鄧公謀隄備鄧  
公邀公赴省擘畫軍餉會暴風作河不可渡乃止于  
家店宿焉明日公聞宋將至遂辭鄧出迎之五里許  
忽報賊已踰曹縣距封邱僅百餘里公憂甚忽自念  
日賊之衆勞宋之衆逸况賊驕而吾慎此勝負之機

也吾得宋爲用破之必矣復以蠟書白鄧公留宋既  
一而宋至延津公留之宋不可口吾奉命討劉六等非  
爲虎也徑帥師趨省城以聽於鄧公公恚曰封邱逼  
近省城此地豈可棄哉遂單騎趨封邱延津父老遮  
道留曰賊至矣公將焉往公麾之策馬直趨封邱士  
民間公來皆出迂擁王簿賈泉訓導陳傑等而前泣  
跪道左曰賊勢孔熾宜宵遁以避其鋒公聲大義折  
之衆伏地慟哭不可起公曰吾足一移則無封邱矣  
爾曹奈何導我以非義乎立呼民兵分部以待鄧公  
既又用公言留宋使駢師封邱公喜曰鄧公母亦惡

印事機乎往視宋有頃盜掩至剗脚村距城僅十里  
聞者皆震恐獨公神色自若徐促宋逆戰宋士馬公  
抗手曰此行自有應援者君其銳然先之遂親督兵  
兵屢其後宋因力戰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斬  
首級俘獲甚衆公卽營壘犒諸軍賊收餘衆退保腦  
裏村明日圍陳橋鎮時鄧公已遣都指揮趙玉率鮮  
千人居守玉不虞賊遽來倉皇無備士卒率皆束手就  
戮居民死者相枕玉僅以身免宋援師至前後數十  
合外賊退走解圍去宋乘勝逐北斬首俘獲復倍於  
初比還封邱漏下一二鼓矣謀者言賊屯黃陵岡謀復



讎公復促宋追至長垣山東叅將李瑾知公謀成喜  
曰會須其殪此賊帥師千人倍道來策應同追賊至  
滑縣境乃方接大雨如注弓矢膠液賊遂引去宋休  
兵長垣李亦引兵來封印士民望見旗幟以爲賊來  
復讎男女哭聲震天公登城諦視則發笑曰此我軍  
也分遣人曉之乃拭淚相慶以爲更生捷音至省城  
鄧公大悅且命有司飭迎勞具公聞之不敢當乃之  
傍郡邑料理隄備事既竣而還諸僚案稱賀公曰將  
卒之功也某何與焉論者嘉其不伐明年公遷山東  
右布政使封印士民合詞言曰曩昔徵秦公我輩皆

魚肉矣乃立祠於學宮之西肖像其中事之歲以公  
生辰刲牲醴酒爲壽籲天祝公多祐祠成且久士民  
言於左布政使童公世奇謀樹碑以垂永世世奇公  
謂予嘗從事於文乃遣邱走千餘里來求予文之予  
惟兵家之要勇與謀而已矣忠不足則不能勇故勇  
者忠之發才不足則不能謀故謀者才之發不勇而  
謀欲集細事且不可而况於兵乎公名世之通儒也  
兵家之說諳於胸中矣封印之役以公當之信如易  
所謂丈人矣是役也易之能以正衆公有之易之出  
師以律公有之易之在師中言公有之故延津沐以

危言而欲留封邱誘以其言而欲避公皆不爲動者  
可知公之勇矣宋叅將踰河南而往李叅將越山東  
而來公皆得其死力者可知公之謀矣勇而謀正而  
固可知公之所以全封邱矣然當時之人皆知公之  
全封邱而未必知其全省城也或知公之全省城而  
未必知批他方群盜之吭鼓我軍萬衆之威使劉六  
等以次伏誅者皆緣公此一舉也雖然此偏師也公  
分守大梁猝遇機事而權宜濟焉者也當是時也  
有人言之於上假以河南全師而操縱之則諸盜  
不歷歲月皆在檻車中矣奈何公功成不居痛爲  
覆而人鮮能知之雖能知之而亦鮮能言之也厥後

群盜雖亦衰息而玩愒滋久百餘年來休養生聚者  
舉皆凋耗迄今尚未還舊於乎豈非生人之厄歟  
法云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封邱士民異時不容不  
祀公矣惟其志切於圖報故不能遲公之身後而於  
公之生前此祠之所由作也公行其晉保衛秉機要  
運徽猷樹備烈以勤相我高皇光宅天下萬億年無  
疆之休天子方將寵錫華額以保揚之矣以予文爲  
哉而世奇公用意乃爾蓋以俟夫籌天下之務者考  
焉而亦因以成封邱士民之志也公名金字國聲號

鳳山無錫人山東布政使自右而左乃晉右副都御  
史今巡撫湖廣其績緒非涉封印者不附見云予既  
述此還世奇公復申之韻語俾士民有事於祠者歌  
焉其詞曰天命高皇握赤符乘龍陟降清九區霎時  
蕩滌群醜汗乾德融朗揚華股寶祚永永幽明扶何  
物敢爾爲榛蕪劉六楊虎等賊俘鼓倡覓黨爭吞屠  
郡殘縣破毒且痛越魯窺梁安所圖危哉封印床剝  
膚士民慟哭聞天衢高皇赫怒臨斗樞曰茲草竊干  
天誅吾有蓋臣卿試需摧爾拉爾如朽枯鳳山秦公  
惟世儒蓋臣之倚佛丈夫謀勇兼濟能踰萬衆合

天呼其機祖虛天機祖虛乎神乎焉可誣猛  
何魁殊堂堂殺氣雷轟驟霹靂避霧散走窮途封  
成于于清氣依舊推桑榆嗟公有功渾若無  
復曾不揚錙銖俄而天寵來神都星躔望望山東  
士民願歎無地輸作祠夫子宮墻隅中庭高擁花  
掩嚴然輝表森碧梧香燈瑞雲相縈紆歲時老稚  
踴躍趨牢蔬蒲案酒蒲蕪心事稽首動批敷願公作  
萬傳皇徒追踪兩相陳計謨隆我王道齊唐虞法宮  
處時都俞元化銷盡金甌固高皇寶祚天壤俱

重建鳳山秦公注廟記  
立陰張表  
監察御史



十有五年入佐天子歷禮兵戶三部尚書去民無遠  
民思之猶秦政時也是豈可以強而得之哉數學諸  
生以令之命謁行臺請予文之以識祠成之歲月余  
觀是役也有三善焉思懋茲土民不能忘從而俎豆  
之是故得祭法有功則祀之義祠不他度必於學宮  
以風示先王之道是故得詩人獻馘之意伐木爲材  
程民之力而民不告病時不書勞若魯僖公修泮復  
闕之爲者是故得春秋爲教之旨具是三善而持此  
以觀人心百世可知也予乃復進諸生以告之曰  
民不忘先生之恩謂其救汝之死也爾士言聞先生

提學於茲尊孔孟黜百家以端本範俗爲賢至今  
之士出先生之門者號多賢人君子而大道賴以不  
顯則夫保爾之身與淑爾之性其恩之大小宜何如  
也諸生皆頓首謝曰命之矣永不忘於孔氏之庭

秦政秦公生祠記

麻城曾大有 提學副使

聖王建萬國以親諸侯凡岳牧之官於君爲屏翰於  
民爲師帥勢分雖殊而安危相繫其勤民也有禦災  
捍患之仁則其得民也有存愛去思之義未有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正德辛未草寇劉六劉七崛起  
霸州與其黨齊彥明楊虎輩橫行畿甸而旁午於山

東河南茶毒生靈溷汙良民遠邇騷動春三月 賊騎  
數百突至延津縱火焚譙樓勢益猖獗民無畏志人  
入自危夏四月赤幟翩翩自陳橋鎮西上驚塵蔽野  
封邱有利床之漸河南布政司分守叅政無錫秦公  
力以爲已任挈舟北渡亟至封邱則王簿賈泉孑然  
獨立保障無具井邑可屠岌岌乎其殆哉公乃申法  
令繕軍器募壯勇固保甲飛芻輓粟於隣疆堅壁清  
野四境戒嚴時有宋叅將者以驍勇稱奉命討賊傳  
檄已過延津將渡河而南公邀之弗果來復以忠義

一賊火已舉於城東之一

與叅將

以作士氣俄頃遇賊於荆郛村我武惟揚再戰再捷  
逐北五十里斬獲甚衆公曰烏合之徒可以殲之  
禽之逸無幾矣奔殿者盍要擊之由是生擒孟林等  
二十餘賊奪回婦女牛馬數百計獻俘訊賊鏡歌  
路瘡痍之民稍得安枕公復論功頒賞訓練精明邑  
令張守繼至受成於公戰守有備賊三至三却民無  
恙矣闔邑老稚扶携相慶感公之再造而不能以忘  
衆乃以生祠請於令令曰茲義舉也闢地於泮宮之  
右建祠三楹歲時禱祝終矢弗諼庠生高雲漢以張

守之命屬予爲記夫君子匡濟素養於平時而黝烈  
每成於事變方劇寇鴟張人心洶潰百里之命危如  
累卵而公乃能周旋捍禦以成康濟之功非胸中  
甲兵者其能然乎至若虎將提兵赴幾嚮應則公之  
忠誠有孚可比於賢從之吉也否則猜忌自用而  
訛然曰吾有完畫矣奚必因人以成事適足以僨事  
而已公以矢志匪躬宜勞屏翰與民立命而天下莫  
與爭功與人立功而天下莫與爭能可謂全德也已  
宜封邱之人感公之仁勇而生祠之公之勲名駿  
且方興而未艾也公諱金字國聲別號鳳山

士駁歷中外今轉遷山東有布政使而歸氏  
是利澤之入人者深矣詩曰文武吉甫萬邦  
日功垂旂常勒鐘鼎當益信矣斯祠之創始以癸酉  
冬未落成於明年甲戌夏五月秋七朔日記

秦公生祠記

吳郡徐縉  
翰林學士

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而王制亦有受成於學之文  
則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詩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是也前河南左叅政今戶部尚書鳳山秦公襄  
鞠旅與劇賊遇虜且逐之河北以奠在禮封邱宜有  
廟祠而祀宜在學宮左右先是邱氏感慕功德創祠

繪像以奉蒸嘗久矣龔君來蒞茲邑復謀所以廓而  
大之門庭堂寢百用具修巡按監察御史張君禴之  
請繕表其事於碑以示久永在武廟初閣監專恣譟  
亂煽虐流毒海內群盜竊發霸州人劉齊等招集亡  
命斬竿揭木出入齊魯間有楊虎者爲之爪牙所搆  
藜突殘破城邑賊殺長吏燔燒剝剔流血成川積屍  
爲邱兩河南北悉被蹂躪不復能制遠近繹騷披擗  
畿輔鉦鼓之聲震動數千里已而長驅京洛攻延津  
逼封邱時左叅藩司率先捍禦群議瀉洶謂宜宵遁  
以避其銳公曰封邱扞蔽省城吾嘗與之生死耳獨

策馬登陴急選車徒鍛矛矢申畫曹伍訓厲勇敢爲  
抗守之狀則又移書臺臣陳說利害要駐閩師合謀  
戮力相與冒鋒鏑嬰矢石擊賊剷脚之野一鼓而殲  
其渠魁俘其驍銳復追至長垣捷奏天子由是賊徒  
駭散奔伏他郡勢衰沮不復振逾月而竄於狼山卒  
於蕩平噫祭法所謂能捍大患者非公其孰人哉當  
賊勢方劇郡縣披靡狐鼠進退莫敢支吾至有迎降  
納款者遂使草莽逆豎橫行六州無辜之民備受慘  
毒當宁旰食張皇邊戍僅乃克之向使典領方面宰  
制郡邑得如公者分布盤錯其間式遏亂畧懲之於



始蓋不待狼山而後息肩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廟食  
之典與國咸休可也乃紀之以告來者詞口武廟嗣  
服昊天降疵君側弗靖寺人蔽之攘竊威福濁亂綱  
紀高下臆決僭擬天子淫刑峻罰動觸機咎神痼瘵  
籲階禍賈怒頽頽群仇嘯聚騷繹封豕豺獠淵藪道  
逝隳突齊魯憑陵河華吞筮咆哮長驅中夏屍邱血  
渠殘破邑居焚剝剝炙蕩爲邱墟畿甸震驚宛洛感  
脅窺我延津得之調謀顯允司徒叅藩於梁秉鉞塞  
帷巖其獠猖倬彼封邱洛邑之屏扼其吭咽捍我要  
領我鍛我戈我服我矢王事孔棘示以必死辭諱弗

滅神機潛握遮留闔帥相爲持角虎臣桓桓屹不  
滿執信獲隴截腦裂肝奔潰顛踣鹿駭狼竄大慙肅  
清綏章有燦迺慰迺止梁有厚喜家室謳吟荷鋤負  
耒梁之城隍惟公殿之爾畊爾蠶惟公晏之以削以  
築爰卜斯食於樂泮水作廟翼翼醑醑脯坎坎擊  
鼓稽首拜舞願言多祐考茲新宮丹雘攸崇史臣勒  
辭以紀膚公

重修秦公生祠記

吳郡顧夢圭  
提學副  
校

正德辛未歲劇盜竊發畿甸猖獗齊魯間已而長驅  
入中州攻延津逼封鷲塵蔽野群心皇皇今太子

太保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鳳山秦公時爲河南左叅  
政率先捍禦申法令繕軍器募壯勇輓芻粟又陳說  
忠義邀叅將宋公振協謀併力擊賊於剗郟村再戰  
再捷逐北五十里斬獲甚衆於是賊勢衰沮奔竄他  
郡不得犯汴省全汴生靈獲免於燔燒剝剔之厄皆  
公之功也癸酉歲邑人相與謀曰公寔生我無所爲  
報若之何迺建生祠於學宮之旁爲堂三楹中奉公  
像歲時拜且祝曰願公福履無疆以慰我去思後是  
令龔君治因民之願加拓焉嘉靖戊戌歲侍御石沙  
王公按部至茲邑顧瞻公祠則歲久丹堊漫漶棟宇

摧圯碑石斷草莽間迺命邑令出郊表餘若干緝撤而  
新之經始於是歲八月望日明午五月朔日落成侍  
御公謂此舉定繫風教移檄命夢圭記之竊惟太保  
公有大功於茲邑故遺黎咸能誦說又具載少宰徐  
公縉學士張公袞所撰碑記中無容贅矣惟侍御公  
表前烈示後勸之至意不敢不以告我吏民夫國家  
命官士君子用世凡以爲民爾藩省郡縣吏臧否關  
民利害尤切平居爲之省刑均賦安養生息不幸遇  
禍變鞠躬盡瘁死生以之斯無曠迺職也方今承平  
久澄汰甄別之典雖行而所以感人心端士習者或

未得其本吏惟簿書期會將迎供億是急而民務徃  
徃莫之寃心下焉者嚴刑以銜能濫罰以濟私吏乃  
爲民讎矣平安若茲安望其盡瘁於禍變如太保公  
之救安封邱者哉今歲中州大水平原匪爲巨浸民  
多死亡流移而吏茲土者能殫力賑卹不遑啓處者  
幾人救荒若茲禦賊可知矣漢時循吏率微爲公卿  
或賜詔賜金褒美洪武中用重典吏惛惰者未始假  
貸故漢循吏最盛明初藩省郡縣彬彬乎奉瀉愛民  
謂非激勸作率之功可乎侍御公神明正直曠然  
至錮奸擊邪有望風解印綬者於封印復舉斯典

欲百爾有司觀太保公之築名如終如是民之去思  
久而不忘如是咸奮志做德易惛惰爲循良於民生  
豈小補之哉或曰太保公學殖醇正嘗視學中州得  
士心迺移諸叅藩則義以捍國仁以庇民學殖爲之  
基也吏茲土者曷可以仕廢學雖然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人孰無是心矧國家同文之教士皆誦法六經  
出而仕者仁義之旨講之素矣所患自棄其學焉耳  
有志於追美前烈仰體侍御公激勸作率之心者尚  
戒此哉太保公名金侍御公名瑛皆常郡無錫人

重修百里嵩使君廟記

浚邑高建舉人

生能德被於民死則血食於廟遂古以及今有自來  
矣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六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苟有忠於國而利於  
民者亦載在祀典大河之南曰汴汴之內屬縣十有  
六而封邱其一也縣之東北僅七里有廟焉世以爲  
使君百里嵩廟又稱廟址卽使君塚塋考於傳記  
東漢人也嘗爲徐州刺史到郡適當歲旱行於境內  
部車所經卽雨東海金鄉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驛不  
至一縣獨不雨父老請嵩至入界卽雨民咸被澤自  
國家有天下以來建祠祭祀大德九年自春及夏不

雨沙礫銷鏹草木焦爛咸致祭於山川縣尹劉鑑  
於衆曰天久不雨恐傷秋禾禮宜祈禱傳不云乎  
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  
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疾  
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境內禱何神而可消旱  
災者乎衆皆曰縣之東北有使君廟遇歲旱禱則靈  
應請公禱之公等遂謹齋沐率邑耆髦誠懇者懷叔  
醑詣廟禱之不日而雨後不禱則已禱則昭答如響  
卒獲西成意者以爲神之惠而公之誠敬所致也異  
日命鄉人樂彬與同閭人張祐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竊惟使君生時爲國藩屏爲民司命上以忠於君下  
以惠其民惟精惟一感以皇穹錫以豐年當時俗民  
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然何其到今猶能靈驗  
若是耶曩者鄭洪遷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  
顏真卿爲監察御史決平原冤獄而雨比之暴厖巫  
積薪自焚者奚啻千萬雖然其恩止及當代未若使  
君之德及後代於斯爲盛願刻石以紀其德將遺來  
世使不泯焉於是衆乃僉允請余爲文辭不獲已西  
歸此以警仕是邑者蓋盈天地之間者氣而已矣五  
行順布四時成序所以能爲感應者雖其天人交爲

亦氣使之然也使君之誠感於天公等之誠感於使  
君以及於天必獲嘉應信不誣矣因附其詞曰使君  
疇昔兮載出守徐民服其化兮迺安以舒爲國藩屏  
兮祇憂歲旱經行所部兮其雨隨車作廟在斯兮歲  
時以祀備羞且潔兮誠懇至備使君之來兮旌纛陸  
離佑我孔多兮禦災出祟河水洶湧兮山嶽嶽峯使  
君之德兮山幽水深俾民效慕兮春秋匪懈千萬斯  
年兮無古無今

袁侯去思碑記

清平張天瑞

翰林侍  
讀

有桐帽芒屨野服而黃耆者數十輩及吾門長跽拜

且泣我等鄉人封邱世家足衣食閑禮教爲子孫者  
服生業不圖我賢侯一至於斯也今乃爲當道者奪  
之顧已舍我而榮遷去矣嗚呼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妾得豈弟如吾賢侯者以父母吾民乎方其未去也  
而吾民安居焉笑語焉飽煖焉市井焉以揖遜草莽  
焉以優游遐僻焉以和樂由由然而不知爲之者第  
知侯之賢初不識侯之面比聞其信宿將以去我也  
乃相率攀侯之轅挽侯之衣以快覩侯之光範雖欲  
留侯不可得然猶未知旣去而不能不爲之懷思也  
今去矣凡爲吾民者有樵採而登侯之隄防者相顧

謂曰我等寧處永息昏墊吾侯之功侯之隄防固在  
侯則去矣夫何爲而不思有耕於野而憇侯之介止  
者相顧謂曰我俯仰永脫饑寒吾侯之賜侯之介止  
依然也而侯則去矣夫何爲而不思有跂足而望其  
廟學者曰奉聖賢之祀事濟師生之講習吾侯之指  
授侯之茂績也不侯之思而誰思有循墻而緣其倉  
庾者曰儲豐年之有餘待荒歉之不足吾侯之心盡  
侯之偉烈也不侯之思而誰思又復有衣帛而啖其  
者曰此文此味出於吾侯一蒔藝之桑棗有相勉而  
相戒者曰此懲此勸實始於吾侯一書歷之薰蕕迺

移者復曰非吾侯而誰復荒蕪者墾曰非吾侯而誰  
墾向之健訟者俗不爭曰吾今始知吾侯之教我也  
向之患盜者夜不驚曰吾今日始知吾侯之安我也  
以至酌量馬政而高下適均科理糧差而貧富兩便  
刻意興除而巨細畢舉與凡鄉社有學壇遺有制急  
遞有舖畧無踈虞滲漏錯疊之可舉者凡皆吾侯才  
識之遠操存之正籌畫之精且專所致也今則爲高  
翔遠舉舍我以去而吾民之思何日忘之茲將伐一  
石以識吾侯之德政且以寄吾民之心思仰惟執事  
職太史事乞一言不靳慰吾民望爲吾民幸意嗜吾方

訝此輩奚從而來也北聞其所謂賢侯者乃從而質  
之曰所謂封邱之賢侯者得非向時巡撫中州當道  
特疏其名以聞命下爲旌異以屬庶職袁姓仕名良  
輔字湖廣棗陽之世家宏治癸丑之名進士者乎於  
是衆稽首至地爭以進曰然吁吏不難於治民而難  
於得其民不難於得民而難於得其心吾聞侯之去  
封印也蓋久矣而民之思之匍匐數千里必欲吾言  
而識而弗忘非深有以得其民心者而能然哉遂次  
第其實俾歸而刻之石以吉諸將來者

縣令張公生祠碑記

邑人高雲漢知縣

蓋聞天下無事則用之以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以  
戰勝戰勝之事蓋天心仁愛恒以此警世之爲君者  
明正德辛未霸之劇寇起而爲盜推劉六爲主盟劉  
七齊彥明等爲羽翼自燕南橫行河朔時聞旬服復  
從晉冀轉侵齊魯青徐之地已而西行由梁靖口直  
指封邱電奔颺發無敢撓其鋒者時大叅秦公分守  
大梁道渡河北會叅將宋振頓兵於此相機勦除斬  
獲甚多賊遠避之蓋四月二十三日也越六月涇陽  
張守宰惟約適應命來尹茲士親友咸吊之公遂以  
虞朝歌自任曰不遇盤桓錯節無以別利器復以斐

晉公自誓曰不與賊俱生乃如龔渤海單車之部任  
厥事焉首閱城池嘆曰不可恃次閱器械嘆曰不可  
用次閱鄉兵嘆曰不可使乃更開誠心布公道先固  
結其民心然後相與築城視昔高二丈厚倍之其雉  
堞堦口飛樓墩堡敵臺門宇責日就緒巖阻難近相  
與鑿池濶四丈五尺深丈許外復鑿重溝深廣與池  
隍準大堤隱起折達難入整飭器械其弓矢刀銳旗  
鼓鎧仗之類無不精好有警則率衆登城無警則會  
衆操練士馬勇銳無不一當百者至十一月十三日  
劉六等有二萬餘衆復從北來破胙城延津卽來犯



封邱初攻西門移刻四面攻圍公與教諭何翰督衆  
提刀登城奮身先射賊自辰至酉賊勢披靡東南走  
陳橋集公復令勇士開門突出追戰執王舉斬劇賊  
孫虎外得二十餘級凡所擄者悉奪還之十二月十  
九日賊衆復從長垣路來寇聞公戒嚴下砦中野不  
敢近薄晚遣數十餘騎各執鉄鈎渡塹攀城欲上公  
督巡邏兵校矢石交擊遁去正月二十七日又從皮  
子岩過劉光店驅鄉民作雲梯決意攻取公率衆迎  
戰敗走追至小寨生擒賊張浩斬首九顆凡三次皆  
捷城池人民卒賴保全及盜平功奏朝廷得將內

大用部治孟尊劉璋馬騃等相謂曰禮曰有功于民  
者祀之祭法曰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祀之今張公殺  
賊保城數萬生靈得以全活厥功與德稽諸祀典有  
光矣吾人可不建立生祠歲時圖報乎遂卜地於教  
場之右剏祠三楹塑公之像落城之餘借來徵余文  
以記其事予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彼活婦女老幼  
而退以保其城者是能立功而不能立德坐待民遷  
得避賊酋之鋒後赴其召者是能立德而不能立功  
千載之下令人兩憾今張侯既能全民之命復能保  
國之城功德兩全顧出諸昔人之上功德至此亦偉

矣民之建祠顯報固義之所不容已耳抑又嘗思之漢王賀有云活千人者子孫有封今張公所活之衆不止萬餘後世之封豈在翁孺之下予是益爲慕之故慨然援筆作記俾歸而鐫諸石以傳諸久遠焉

邑侯張公去思碑記

邑人邊有猷

布政加太僕卿

吾封父母張公任封歲餘調祥符去祥符隸郡城封實附郡城近地爲之北藩扼南北咽喉往來乘傳者近避衛地多過吾封故封令易售知當道先是兩臺及監司使者按公治封狀累牘上聞迺遍擇兩河劇邑以待公靳再試公才而大用之會會城邑令缺遂

吏部調公就道里之任意不

是去矣去之日道封境東土民匍匐數十里迓公公至踴負公輶躡數仞上擁呼不已祥民迎至者僉曰封其無人耶胡傾邑而來若是公感是亦爲色動眷戀不忍去然以伏簡命及當道促公急宿不容再而轍不可挽矣余嘗聞之先達云自唐虞逮周制官弗易方官方輒易者至明朝最夥任不必久而局不必結也然其地非要會則不以下其人其人非魁杰則不以下其地人與地蓋兩相須焉封視祥有間矣此公所以去封而遷祥也迺其建勛發譽則自封始夫

燕角荆榦隨地皆能爲良一得一失則人有所戚之  
異此祥所以利有公而封民恒思之而不置故於公  
去獵歲謀勒公績於公之祠公諱鯉號翔滇登庚戌  
進士山東平陰縣人家世積學好施公幼負穎質勁  
氣姿性敏給及器宇恢廓識量有過人者始抵任登  
堂鳴鼓據公座列群吏胥隸其下嚴凝肅穆人欽若  
神明事至片言立決秉鑑持衡犁然得體舊邑事更  
役得關其說伺上進間獲利公蒞任凡遇因革損益  
利害稜稜獨斷不則謀之鄉大夫若民左右莫之改  
近廩役凜凜奉二尺唯謹與之金則辭卽有受焉者

詰之輒自暴且願私出金囊中還素所攫取者無令  
公知也至愚民誤抵禁刑者多撝恕之故人謂公能  
用寬猛隨民欲惡其餘威遺澤猶足以折強凌之氣  
而養閭閻之和俾後之人可帖然而施以吾治公之  
政大率嚴於吏而寬於民興一利必先黜一害如其  
蒞政以來屢屢排大難祛大疑解大獄辟大愆力可  
用民而與之休息事可逢上而任怨不辭又如追禩  
藏金則不至遺罅將來重征賠累減折稅畝則民漸  
復業歸田開墾荒地則民得上貸官錢置牛種耕種  
倉廩不以擾民牛額不以增賦彌盜釐姦表閭建祀

課役立法諸德政凡三十餘條已鐫縣署之左難以  
悉載茲惟述民所以思公之意與公所以繫民思而  
弗諉者爾勒不朽蓋公遇事屢發至退思轉計又未  
嘗不諦審機宜動中窾綮要於當不可使易而已如  
舞文去矣其廩浮於歲則給帖緩征武斷於鄉雖所  
愛必撻痛懲而力禁之俾媪媠不得及士并鄉大夫  
奸宄黜矣餘黨芽孽以次剪滅除惡務盡使跳梁子  
弟有所怵創而易其邪心課役省矣添搭火耗處辦  
自宮室之陋侵牟民亡敗產至種馬一付校人編派合  
審衢里絕不擾民民財力并得蘇息以至活民命於

數十年之後則積貯最多布棠陰於浦徑之間則勸  
課綦勤廣置社學鄉約爲貧士具禮弼則訓聚甯在  
貧爲構厦死爲具棺鰥寡流移俱得仰食縣官無使  
凍餒則流亡懷之封疲邑也然自漢興以來號爲難  
治得公遂識長材煦育而振盪之乏可使羸勞可使  
寧滴可使醇競可使恬謂非其洞析利害旁燭幽窻  
寬嚴得體永恆真情者能至此哉則夫民之思公不  
置與夫公之繫思於民者當去而彌殷久而勿替是  
之構堂而祠之勒名而紀之又寧有所私於公耶重  
遷固紀循吏必曰去後見思又曰文武不備良民禮

時如琴茂俊祇輩數人任情治任法亦治公政罔宗  
竟實具文武兼材而莫窮其用而必欲執其人爲公  
參視古不畸重乎或曰姑無論其人卽其治如三美  
三異已足流傳至今子言何纍纍也且公祥政更曰  
喧赫茲其能罄乎噫吏茲邑而靡所建豎吏其耻諸  
吏有所建豎而邑弗傳邑人耻諸且視公治祥者先  
視公治封視公之有造於封當視封人之繫思於祥  
也公雖去封之祥其覆露吾封者猶之乎祥也嗣公  
而牧者凡爲民有所請乞於上公爲緩頰得所欲士  
民瞻謁公皆軫爲宿衽之赤子倍加軫視且其餘澤  
波及者固未艾也民豈能愬然已乎今公治歷三載  
行且報政天子大沾寵錫異日晉勛闡瓊佈膏中原  
民且將歸休乎君而終請命焉用是直述民情而漸  
諸石如此於乎誦義靡窮者士也嚮其利而德之者  
民也就民情可驗吏治誰謂直道在人心者可容混  
哉

封印縣治題名記

邢臺胡以祿

知縣

萬歷甲戌春余奉命來知封印專考誌邑在春秋爲  
黃池諸侯盟會地累代易多迨我明興疆理宇內分  
隸開封郡縣官舊無題名碑滅或靡稽後罔攸勸是

誠開興政暇謀諸僚丞董君簿邊君歲日可抵冬乃  
召工鑱石哀集皇明知縣孟志仁以下若干人縣丞  
張宗海以下若干人主簿游藝以下若干人標顯楚  
君為貫及出身履歷爰記之且夫名所以考其實也  
匪實曷以定名匪名何以考實稽古名實俱茂唯  
青史若季冉宓巫以儒吏名龔黃卓魯以循吏名  
信臣以父名杜詩以母名虞張冠賈以才吏名率皆  
宣上德達民瘼緩我蒸黎沒世有餘思焉至操切  
答號若蒼鷹乳虎非不欲獵取時名然哉我嘉師  
揚元氣 昭世之貞今亦猶今之脉昔 茲往

牧雖時移跡寥若罔徵述而父老口碑嘖嘖不泯誰  
飡冰蘖以廉名誰厚囊橐以貪名誰惠以鸞鳳名誰  
苛以鸚梟名誰喜其來後若時雨誰幸其去解若劍  
懸徽惡異施恩讐殊情百世而下辨若蒼素吁可畏  
哉余立茲石妍媸靡遁袞鉞有嚴俾官斯土者一指  
顧間勃焉思慕惕焉思懼各欽厥司莫我生民殫布  
聖天子洪仁以無忝古名牧茲余題名本意若徒誌  
宦衢之升沉紀歲月之久近而已茲祇塊石其奚取  
於名又奚事於題名

儒學題名記

邢臺胡以祚 知縣

嘗考文教之興自唐虞分命以來載在典墳卽有專  
司所以美倫厚俗俾還親睦後世郡邑星列歷代因  
之亦各置以廣文分教一隅與守令共相師帥翊贊  
嘉隆前甲戌歲冬余旣建縣官題名碑於儀門之內  
用揭前輩風猷學諭桂東李君司訓仁齋劉君二泉  
趙君咸興起焉詣余曰儒林亦重地使無題名往昔  
履歷賢哲姓名與時顯晦願借重揮記俾永其傳余  
將辭之思縣已立題名碑矣義不容已遂應之曰唯  
唯且黌序之設作人風教豪傑淵藪衣冠禮樂之區  
道德文章之會雖古道綿邈醇化風微而秉旌徽典

入材彬彬序序聞於今二百餘禩號爲極盛景運醇  
穆大率皆賢卿碩輔交勵和衷所致然皆自學校醞  
釀此誠治化首地顧率正純疵關斯文升降其砥節  
礪名頌英懷才之士固嘗相望於茲土如遠跡難尋  
風韻斯泯使後生繼進弗聆鐸音抱生不同時之嘆  
則勒名貞珉用記今昔斯非懿典哉名一鏡石口談  
不朽今之列學宮採芹藻又皆知言之士其必指之  
曰某明心學靡事口耳某闡理窟靡徒誦誦某克端  
模範絕休蘇胡之風某丕振化機陶成忠孝之俗其

所以延國脉接隆古當有所歸矣記既成三君誦之  
顧余謝曰命之矣尚其致意於斯是故勒記貞石立  
明倫堂之左

封邱縣志卷七終



